

成荫

2019 年 6 月 2 日

12:13

从深月亮抽身的当天，她来到楼下的
垃圾桶旁夕阳，脚印晃起了三朵花。
从这里，她们蹲下到平齐了湖面，
彼此绘画的笔触是一种耕犁。而秋天，
船筏一样的秋天来到了水波下行。
想起青荇，它们接续浦江边走读的灯火，
拨开又濯洗着雾。她年轻的弹性
对拢手掌，挂起一扇影子下的小烛。
拎了灯笼，她收割因砍刀坍塌的泥土；
翻开种子，一些炽烫呼吸了纹理的浅交驳
——它们面庞由深棕色堆砌，朝河流塑像着。
它们告诉过什么人？溺亡的质地原是
一场拿破仑的宕延、一篇月光流形下的对立、
一个咸水岛被反复地靠岸，轻脆挤压，
连血管都在相倚中，伞降到露水一样的指尖。
她松落了枝叶里，夏天刚来时的歌剧选段，
抬起头抻着，发丝上散碎了斑纹的白果，
而后接手傍晚的落石，画圈吐露着波纹：
“我们何日，可解构虚弱无知的纯语言？”

QY